

今天我們這些同學難得在這個地方一起聚會，因為平常都散在各個地方，在一起聚會的時間很少，這一次都能來，也碰到在學習跟教學方面都到了關鍵的時候。怎麼樣能夠突破？怎麼樣能夠向上提升？在目前確實是很重要。我想藉這個機會，把我自己修學的經過提供大家做個參考。

我十歲離開家鄉，民國二十五年，二十六年是七七抗戰開始，我十一歲。我小學念完，我一年級沒有念過，從二年級念起，小學念完的時候十四歲就失學了。抗戰那個時候已經第四年了，我父親就從軍，在江西前線那邊作戰，我們留在福建，生活非常艱苦。我母親替別人做傭工，我們自己沒有錢讀書，所以就失學了。一個長輩給我介紹到一個汽車隊裡面去做文書，十四歲。那個地方在南平，也離開家了，離開家有一百多里。每個月可以拿到十幾塊錢，我們省吃儉用還可以寄十塊錢給母親。我還有個弟弟，弟弟比我小六歲，我十四歲，他才大概八歲。

常常黃昏的時候，沒有事情就坐在小河邊上，閩江的一個支流，坐在水邊上一想，我來到這個世間是幹什麼的？為什麼來到這個世間？每天有空就到小河邊上，我也不跟別人在一起，就坐在小河邊上想，真的是想了很多問題。我頭一個想到我失學，失學，沒有錢，如何能夠叫貧窮人家的小孩都可以念書，不至於失學？學費從哪裡來？學費應該國家付。所以我就想這麼一個問題，想教育經濟上的問題，怎麼付法？我就想到國民應該納稅，要納教育稅，他的收入百分之一做教育費。他的小孩由國家來教，小孩從幼稚園到大學、到研究所，全部是公費，國家付，所以國家有稅收。我想出這

個點子，國家應該徵收稅，那全國小孩讀書就不至於有經濟上的問題，只要有能力念書，都不會有問題。

想問題是從這開始的，我自己本身的感受。所以很年輕，我到二十歲就非常成熟了。由這個就想到經濟，沒有人教，也沒有看什麼資料。你想想看，小學畢業的這種文化，就想國家經濟怎麼個來源？怎麼個支配？由這個想，他就曉得牽連到的，以後想教育，教育應該怎麼教法？以後就想到對政治方面、軍事、外交，我到二十歲的時候，我就研究外交。確實抗戰勝利之後，我回到南京，我在南京第一中學繼續上學，那個時候念初中三年級，我頭腦裡頭就有一套治國的一個大綱，常常跟同學們在一塊聊天就談到這個。所以那個時候我同學當中有共產黨，我都認識，我不但不揭發他們，我還保護他們，為什麼？理想、方向、目標是一致的，我也很佩服。

他們拉我入黨，我沒有參加，什麼原因？手段太激烈了。用和平的手段可以達到，不必用這種強烈的手段，一定要清算鬥爭，奪他的田地，還得要殺人，這是我不忍心做的。我說我們目標一致，土地國有，是我早年就有這個想法。用什麼方法能夠達到國有？我說用和平的方法，國家限制，就是所有的土地不准個人買賣。他一代傳一代，他傳到兒子分家、孫子分家，不就分光了嗎？你要賣，只有賣給國家，不可以賣給任何人。這個方法可以達到，不要去用激烈的行為，這個不好，跟人結冤仇。我說可以做得到的，不過時間緩一點，五十年到一百年，土地國有，不是做不到。他說那個太慢了，他們這些同學們講這個太慢了，用武力清算鬥爭馬上就拿過來，富人統統把他殺掉。我聽得心裡很難過，那是個人的想法，所以我就沒有加入共產黨。這是三十八年，我一看這個社會的趨勢，我就曉得共產黨一定會統一中國，所以我就趕快離開了。

我跟孫立人的軍隊到台灣，到台灣之後大概半年，我就離開軍

隊了，想讀書。想讀書沒有人支持，沒有法子，在困難之下，找了個工作維持自己的生活，可是平常讀書我是一個習慣，從來沒有中斷過。以後遇到方東美先生，那時我對哲學很有興趣，我覺得社會所有一切問題，是人的道德跟智慧的問題，如果這兩個疏忽掉了，社會縱然富有也會動亂，人過得也非常辛苦，所以一切是人的問題。人的問題，研究人就研究到哲學去，所以我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。我跟他不認識，只是慕名，給他寫一封信、寫一篇文章，這就是我給方老師的一篇文章。這裡面只有兩千多字，是什麼？是我在度假的時候，我在台中一個小村莊住了半個月，幾個同鄉的老朋友，有徐醒民，現在幾個人當中，徐醒民現在還在。我給他們講我的理想，一天講兩個鐘點，講十五天三十個小時。講完之後，他們說，你這個東西不錯，要寫下來，要不然可惜！我用兩天的時間，用文言文寫的，這個東西是我講的三十個小時。那個時候我就把這個東西寄給方老師，希望他能夠容許我到學校旁聽他的課程。一個星期之後，方老師回我一封信，約我見面，到他家見面。他就問我學歷、經過、家庭狀況，我都向他直接報告。我說我只初中畢業。他不相信，他說你寫的信、你寫的文章，我們台大學生寫不出來，他說你有沒有騙我？我說沒有騙你，雖然我失學多年，但是我沒有脫離讀書，我喜歡讀書。

方老師告訴我：現在的學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。這是五十七年前，跟現在就不能比了。他說你到學校去聽課，你會大失所望。我被他這幾句話涼水澆頭，沒有希望了，所以感到很沮喪。老師看到我這個樣子，最後告訴我，這樣好了，你每個星期天到我家裡來，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。所以我跟他學是在他家裡小客廳小圓桌，一對一的教。這是我不敢想像的，沒有想到的。到以後，很多年以後，我反省這樁事情，老師為什麼這麼做？我是一張白

紙，對哲學很有興趣，沒有讀過哲學的書，沒有接觸過哲學的教授，他怕我到學校見同學多了、老師多了，思想就亂了，所以他願意撥出時間，一對一的來傳授，這就是中國古時候講的師承。所以學生找老師不容易，老師找學生是更難，你要找到一張白紙，他真正好學，他能夠理解、能夠接受，這很不容易遇到的。所以遇到，他當然不會放棄，為什麼？做老師的人，一生沒有別的，就希望他的東西能傳下去，下頭有傳人，這是他唯一的一個希望。確實這是老師厚愛，他給我講的課程就是哲學概論，從西方康德哲學講起，講到中國，再講到印度，最後講到佛經哲學，哲學概論最後一個單元是佛經哲學。

我就很驚訝，我說佛經、佛教是迷信，是宗教，它怎麼會有哲學？他說你不懂。他說釋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，他說佛經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就請教他老人家，我說佛教你從哪學來的？他就告訴我，抗戰期間他在中央大學教書，他很年輕就是名教授，二十幾歲就出名，是蔣介石的老師。那個時候我們不曉得，我們知道他是他的老師，碰都不敢碰他，不知道，到他死的時候，秦孝儀做報告我們才知道，才恍然大悟。蔣先生對他那麼尊重，這是我們看到的，但是不知道這裡頭有這個關係。我跟他二十多年，他都沒說過，都沒提過這個事情。

我們這才曉得他在中央大學教書，他有一段時期生病，到峨嵋山養病。峨嵋山上非常清雅，那地方我去過，那倒是非常好的修養的一個環境。他說那個廟裡頭，報紙也沒有，收音機也沒有，那個時候都沒有，雜誌也沒有，都是佛經，沒有事情消遣就拿佛經看，愈看愈有味道。他是在那個地方跟佛結的緣，那叫深入經藏，從此之後，他就沒有一天離開佛經。台灣那個時候，《大藏經》出版的

時候，他頭一個去買了一套。晚年的時候，我們認識之後，他在學校裡開課，在台灣大學他開了「大乘佛學」、「魏晉佛學」、「隋唐佛學」，他完全講佛學，他是哲學教授完全講佛學。台大退休之後，輔仁大學請他在博士班講「華嚴哲學」，這都是大單元，這一個單元教幾個學期，大單元，他就對這個特別愛好。

我認識他的時候，他四十多歲，他大概大我二十歲的樣子，大我二十多歲。四十多歲，我二十六歲，他大概也是四十五、六歲，那個時候。這張照片是晚年照的，本子上，他瘦瘦的，我認識他的時候瘦，晚年的時候他很豐滿，相好看，這大概是應該有六、七十歲的時候。他走的時候七十九歲，就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來講經，一九七七年，他七十九歲，就是那一年過世的。我們才了解佛法是學術，在那個時候，他已經搞了不少年了。他告訴我，佛教裡面有高等哲學，也有迷信的地方，他說我們要學，學哲學這部分，學相宗，學性宗，學法相唯識，他說這是純粹哲學。可是到晚年，真的，他有一點悟入，晚年他就不是這個說法了。晚年他才曉得年輕時候認為是哲學的部分，那是佛教的大門，在門外看了大門富麗堂皇，沒有登堂入室。晚年確實他進去了，認為迷信的那部分，那是更高的學問，那不是迷，那更高的。所以他介紹我，《華嚴經》他介紹我的。我講《華嚴》，你開頭聽我前面講《華嚴》，那些神眾全是表法，那就很有意義了，可以全部落實到實際生活上。所以開始他介紹，我第一本買的經書就是《華嚴經疏鈔》，這是香港智開法師替我找到的，先後找到兩部，線裝本，從大陸。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的書都燒，有些人就偷偷拿到那邊來賣，價錢也很便宜，線裝書，一套四十冊。現在我們印成精裝本四冊，十冊印成一冊，四十冊。緣是這麼結的，所以是完全從學術裡頭結的緣。

我們一生聽從老師的指導，他的原則、理念永恆不變。到晚年

我們才深深體會到，孔老夫子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了不起！為什麼？我們可以這樣說法，但現在沒人相信，年輕人沒人相信。我們後代的人怎麼樣做學問，超不出古人，原因在什麼地方？古人明心見性。怎麼明心見性？分別執著放下了。你今天學問再怎麼樣廣博，你分別執著沒有放下，那你只看到外面圍牆，你裡頭沒看到。你要看到裡面，你把障礙破除，障礙就是煩惱障、所知障，破除之後，你就見性了。你過去所學的可以跟性德連起來，可以能夠融會貫通，你把你所學的都變成了後得智，就是無所不知，你不會有障礙。如果你還有分別執著，你所學的就變成所知障，為什麼？你見不到性，見性是要放下，不放下不能見性。性是相同的，誰放下誰就見性，這平等的。

佛教導我們，只要妄想，妄想是什麼？起心動念，你能做到不起心不動念、不分別不執著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見性了。見性那個境界跟釋迦牟尼佛、跟阿彌陀佛、跟毘盧遮那佛完全一樣，沒有兩樣，世出世間所有一切法你沒有一樣不通達，為什麼？它是從自性變現的，你已經找到根了，像一個圓球一樣，你找到中心，你在中心點，四面八方它都通，它貫通。你不到這個中心點，偏在一邊，你只曉得這一區，這個地方你不曉得。見性就是你真的把中心點找到了，哲學裡面所講的名詞「本體」，你把宇宙萬有的本體找到了。本體是什麼？本體是自己的真心，本體就是自己。找到本體之後，你才能肯定整個宇宙是自己，自己就是宇宙，宇宙跟自己不能分開的，所有一切諸佛如來也是這一個體。

惠能大師給我們表演的，他放下了，這叫什麼？頓悟，就是一時、一下就放下，這三種煩惱全部放下了。他所證得的，惠能大師所證得的，能大師講了五句話，忍和尚衣鉢就傳給他。這五句話，釋迦牟尼佛開悟之後是講一部《華嚴經》，他這五句話就是《華嚴

經》的綱領，無二無別，展開就是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濃縮綱領就是六祖這五句話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，本不生滅，本自具足」，無論是隱是現，沒有一絲毫欠缺，「本無動搖，能生萬法」。我們這次讀了賢首國師的「妄盡還源觀」，那就講得太清楚，宇宙怎麼來的？生命怎麼來的？我從哪裡來的？是自性一念不覺。一念不覺有沒有理由？沒有；有沒有時間？沒有。什麼時候一念？就是當下一念，沒有過去，沒有未來，這裡面，時間、空間確實沒有，現在也沒有。現在你們認為有，那是錯覺，那是迷。

這個事很難懂，很難體會，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作夢的經驗，我跟你講空間、時間沒有，你不相信，你作夢的時候有沒有空間、時間？夢裡頭有，醒來之後，你夢裡頭時間、空間到哪裡去了？不就沒有了嗎？事實就是一樣，我們現在夢沒醒，所以時間、空間它沒有什麼變化，你覺得它真的是有，《百法》還說它做無為法，其實它有生滅，它生滅跟宇宙同時。昨天有人問因果，因果是幾時有？因果跟宇宙同時，你看看，一念不覺不是因嗎？依正莊嚴現前那不是果嗎？這同時，它跟虛空、跟時空同時生的。把這個東西搞清楚，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！真不容易，你這搞清楚了。

古時候這些大德明心見性，他不說，他為什麼不說？他說出來太殘忍了，說出來把你的悟門堵死了，你就不會開悟。他教你悟，悟入之後，他給你做證明，這是教學法。現在怎麼樣？現在不可能有人開悟了，那只好說出來，說出來之後，問題就是你肯不肯親證。說出來之後，聽說是真的，佛講的沒錯，不是你自己的境界，釋迦牟尼佛的境界。那你自己怎麼樣？我自己把妄想分別放下，那就是我的境界。所以教下講信解行證，最重要是你自己要親證，親證這是科學，這不是盲從。《華嚴經》給你講的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你

要親證，在哪裡？就在現前。華藏世界在哪裡？我們這個世界就是華藏世界，你就看不到。看不到是你有三個障礙，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你有這個東西，你看不到現前的華藏世界；如果這個東西放下之後，這個世界你馬上就看到華藏世界。

這些人群是他迷惑了，他本身看歪扭了。好像別人都戴了太陽眼鏡，很厚的太陽眼鏡，你沒有戴眼鏡，你看得很清楚。他說這個是藍色的，那個戴紅色眼鏡，紅色的，他們兩個就要打架了，那個戴的是綠色的，三個不就幹起來了嗎？沒有戴眼鏡的看得清清楚楚。你跟他怎麼講，他都不相信，我看到真的是綠的，我看到真的是紅的，誰都不服誰，就這麼回事情！所以說眾生迷惑可憐，如何幫助眾生把眼鏡拿下來，拿下來之後才恍然大悟，才真正見到事實真相，道理在此地。

這是我年輕的時候二十幾歲的思想，是很不成熟的，我也很不願意拿出來，這很丟人的事情，但是方老師講，在那個時候，台灣大學的學生寫不出來。我是這麼一個基礎，在這個基礎上，老師就方便指導了。我親近章嘉大師也是把這份東西送給他，章嘉大師還題了幾個字，原本都不曉得到哪裡去了，這幾個字難得他們還印在這上面，這民國四十二年，這是一段經過。

學佛之後，我覺得這個東西真好，就是真正認識佛教的人太少了。我們既然認識，我在台灣一個人，沒有家累也沒有結婚，我就發願把這個傳統的文化傳承下去，所以我就決心把工作辭掉，來專門幹這個。那就親近李老師，李老師就勸我學經教，發心學釋迦牟尼佛走講經弘法的路子。那時不敢，我說這個經太難了，我們哪有能力做這個事情，不敢承當。李老師那個時候辦了個經學班，有二十多個學生，他說這樣好了，我帶你去看看我們上課。我就跟他去了，坐在後面一排，老師上課教講經。這堂課上完之後，我就給老



師說：我願意參加，行！我說我看看我的能力不比他們差。老師那個班上的學生，三分之二是小學畢業，我是初中畢業的，我比他們高得多。念過大學沒有畢業的就朱斐一個人，念過大學一、二年級的就那麼一個，其他有少數初中的，高中好像只有兩個，程度很低。

老師怎麼教？老師就是找一部小部經，你學哪一部經就教你這部經，他是私塾教學法，二十多個學生。學講經的，一個人只能夠學一部經，不可以學兩部經。學講經，在上課的時候坐在他對面，面對面坐，其他的坐在旁邊，就等於像旁聽一樣。教了要複講，教完之後，他要去寫筆記，就是複講，要把老師講的話重複講下來。這就很困難。他一個人記不了，每個同學都記，記完之後就全部交給他回家去整理，這總得二、三天的工夫整理出來。整理出來之後複講，複講還是在小班上講，講給我們大家聽。聽了之後，老師是先讓我們大家批評，然後老師最後做講評，叫他修改。修改完了之後，還要講一遍，然後才上台。臨時教的，譬如教一部經，今天跟你講一章，後頭沒學過，不知道，不是一部經學完了才叫你上台，是一堂一堂課講，真叫是趕鴨子上架，是這麼樣教出來的。

我在那裡佔了便宜，我年輕時候有兩個長處，就是記憶力好、理解力好，所以老師教他們的我全都懂。老師教學有個規矩，你必須全力、專心去聽課，你不能有一點分心，你沒有聽懂的，你不能問他，你要再問他，「老師，這句我不懂，能不能再給我講一下？」老師先打你一頓，喝斥你一頓，不跟你講。我要是給你講，你有依靠，頂多不過是挨一頓打、一頓罵，還可以能講；不講，那你就沒有法子，你變成非得要專心聽不可。所以以後我就變成同學的顧問，變成老師的助教，沒有名分的助教，他們有了問題都來問我。我對老師所講的東西我有能力，比方老師講一個小時，我至少可以

講五十五分鐘，我有這種能力，我能夠理解。

我那個時候還沒有出家，一年三個月，十五個月，老師就教這小部經，教了十三部，我十三部統統會講，我講的都比他們好。但是我在老師會下，十年當中，在台中，一部經都沒有講過。慈光大專講座等於是發起的，那時候台灣大學成立晨曦社，學佛了。這個消息，那是周宣德居士他主持的，周居士當時是台大教授，也是李老師的好朋友，把這個消息傳到台中。老師很高興，這是高等學府，高等知識分子學佛了。我給李老師講，我說老師，未必是好事。他瞪著眼睛，怎麼不是好事？我說如果他們這些高等知識分子要搞成邪知邪見，怎麼辦？這個問題一說，他的臉馬上就嚴肅了，他說這個我沒想到，他說怎麼辦？我就給他出點子，我說我們利用寒假、暑假招一批學生，我們這裡來培養，辦個大專講座，我們這些學生會對付那些學生。好主意！這講座是我給它搞起來的，這好主意。

所以他那個大專講座的課程是跟我研究的，我們兩個人，找我的時候，跑到他房間。那時候我在台北講經，叫我回來研究教哪幾種課程，找哪幾個老師，但是都沒有我。這是老師愛護，我知道。為什麼？我要是一講，講得好，老師常講，你講得不好沒關係，你講得好，嫉妒障礙，你在台中就無法立足了，人家非逼著你、趕你不可。這個情形在那個時候，老師就教給我了，我今天走遍全世界，走投無路，不要說在中國我不能住，外國也不能住，我清楚，我就是要做個流浪漢。一個地方住，不要超過一個月，大家很歡喜；住到一個月，大家都生煩惱，這要懂。我們中央不了解，我了解，你請我在那邊住兩個月，我都不幹，我曉得人家受不了，我對人家沒有害處，但是他不放心。所以在台中住上三年，那必定生麻煩，「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香」，你在那裡住一千天，你還不走路？

該到走路的時候。這些事情我非常清楚、非常明白，都是李老師教的。

所以我們處處幫助人，幫助別人建立道場，幫助別人建立佛法，我們名聞利養統統不能要，你只要沾一點，人家就害怕了，為什麼？他是凡夫，他要名聞利養，你就都給他。所以我跟韓館長三十年，我們處得相當好，為什麼？沒有利害，我要的是講台，妳要給我製造機會，天天讓我上講台去講經，這個她做到了；我不要的，她要當圖書館館長，給妳當，妳要管人給妳管，妳要管事給妳管，妳要管錢給妳管，什麼都妳管，我輕鬆，什麼都沒事，我天天就是讀書、教學。她幫我三十年，我也幫她三十年，我們沒有利害衝突，我要的，她不要；她要的，我不要，這就行了。如果她要的，我也要，那就麻煩大了，衝突就發生了。所以我這一生跟人家相處的原則，我是什麼都不要，我就要讀書，你給我安靜讀書的環境，志同道合，我也不能說教，我沒有教，我提供學習的環境，這就是護持、護法。

我們想真正，現在看到這個狀況，尤其是參與聯合國的活動之後，我們對整個世界狀況了解了，。這個世界動亂的原因我們曉得，用什麼方法來對治我們懂得，可是沒人相信。如何能叫人生起信心，這是個大問題。所以今天你必須要做出榜樣來給人看，做出證明來給人看，人家才相信。你說得再好，他懷疑，他說你這是理想、是幻想，不可能成為事實，這我們不能不知道。我們都有做實驗，這個實驗做得很辛苦，做好了，嫉妒障礙也出來了，這都是不能避免的。所以做好了，趕快就要交，交給誰？最後交給國家，由國家去推動。

我們想交給聯合國。我們理想當中，宗教大學、多元文化大學，我在巴黎聯合國，我就勸導祕書長，最好聯合國來辦。我遇到誰

，他有這個緣分，我都鼓勵他，我也給馬哈迪建議過，我也給新加坡政府建議過，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講演的時候，我就提出來希望新加坡做。新加坡雖然是個小國，如果把倫理文化帶起來，它是文化大國，它能做全世界和諧國的一個好榜樣，它來帶頭。他聽到，他也點頭，利擺在面前，就利令智昏，這就沒法子了，所以緣就不成熟。真是難得的是我在中國做成功，是祖宗保佑，三寶加持，不是人力，人力怎麼能做到！這個事情我跟馬哈迪談過，馬哈迪說真不容易。他說你在共產黨這個社會裡面，如果是三年前決定做不到。他說他能夠給你批上不支持、不反對、不干涉，對你不錯了！我說真的，真是如此，所以我說這是祖宗之德。

今天國內也意識到社會安定和平比什麼都重要。所以六四運動的時候，鄧小平提倡，提出穩定第一。那一天我在大連，韓館長組了一個小旅行團到她家鄉去訪問。本來六四那天我們要到北京去，結果看到資訊報導，那邊那麼大規模，我們就不能去了，我們就回到香港來。鄧小平用鎮壓的手段把這個事情息下來，有很多人問我的看法，我說鄧小平做得很對。他說你怎麼替共產黨講話？我說我不是替共產黨講話，我是替中國人民幸福來講話，為什麼？國家在這個時代不可以再動亂，一定要安定，我說除這個方法之外，你們能不能想出更好的辦法能把這個事情解決？你想不出來！這是無可奈何的一種手段。

但是你不用手段，如果你讓人民隨隨便便一點小的不高興就上街頭去抗議，你這個社會就沒法子維持。這麼大的國家，這麼大的腹地，你怎麼辦？到處都有人遊行，到處都抗議，你怎麼辦？除非共產黨願意放棄政權，放棄政權你讓吾爾開希這批學生，那國家搞得更糟糕，人民搞得更苦。我說國民黨做不好，共產黨這個政權能代替，那現在誰來代替共產黨？搞得不好，這個國家就完了，被列

強瓜分了，那你才苦了！我這麼一分析，大家才聽懂，我說我不是偏向哪一個，事實它就要這樣做法。我那一天在人民大會堂晚宴的時候，劉延東坐在我旁邊，我跟劉延東講這樁事情，劉延東說像你這種想法的人很少，我說是很少。你要為整體著想，你要顧慮到國家民族的安全，這是一種不得已的方法。

中國這麼多年來靠什麼東西維繫？大家疏忽了，靠教育。一個國家，你讀中國歷史，哪個帝王得到政權之後，五年天下太平，一切都恢復正常。什麼原因？教育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。我們湯池的經驗你曉得，教得好的。共產黨統治中國，用中國倫理道德、因果的教育普遍推行，早天下太平了，什麼事都沒有。所以老祖宗這個東西不可以輕忽，諺語裡面所說的，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」，現在就是這樣，不相信老人，不相信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因果，現在社會動亂，這就是吃虧在眼前。中國世世代代，改朝換代，哪個帝王都遵守教學為先，連滿清入主中國，還是建國君民教學為先，他沒有改變，這是真理，人性的教育；它不是出於哪個人創造發明的，不是，它是自性的流露，這才叫真理，永遠推不翻，你在中國做有效，在外國做也有效。

我們跟外國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接觸，為什麼都得到人家的愛戴？沒有別的，因為真誠，我們真誠心對待，佛家的四攝法。我們真的尊重他，我們沒有傲慢，我們低下頭來，我們尊重他，我們敬愛他，我們關懷他，我們照顧他，我們幫助他，他怎麼不歡喜！所以老祖宗的教誨是真的，真理！這個事情很難得，你看，連英國湯恩比都知道，在國際上提倡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，必須要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，這是湯恩比提出來的，不是我們講出來的，我們講出來沒人相信。

二〇〇六年我們巴黎活動之後，我們去訪問倫敦，我們在劍橋

大學、在倫敦大學講演的時候，我說這是你們英國人講的，你們本地人講的。然後就反問，孔孟學說、大乘佛法真能解決問題嗎？我們去訪問的是大學的漢學系，他們專門研究東方的學術，佛教跟儒是他們主要修學的課程。我說你們學這個東西能解決問題嗎？我一問，各個都呆了。我再問他，湯恩比的話是不是講錯了？最後我給他們解釋，你們今天談到儒，頭腦裡想什麼？四書、五經、十三經，想這些東西；給你講到佛，你一定會想到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般若》、法相，想到這些東西。這個東西能不能解決問題？不能解決問題。為什麼？太深奧了，懂的人太少了，解決問題要普及，要老百姓各個都能學。

那是什麼東西？儒釋道的根，要從根本。根是活的，你們所看到的，沒有看到根，你們只看到花瓶插著這些花很美麗，死的。大師級的往上提升，平民的只要三個就行了，倫理、道德、因果，他懂得倫理道德，他恥於作惡，不會作惡，作惡覺得羞恥；懂得因果，不敢作惡。社會上兩種人，一種人知恥，一種人不敢，知道因果有報應，不就天下太平了嗎？比法律好，比警察好，所以中國過去沒那麼多警察，天下太平，也沒有那麼多法律，人人都不會做壞事，靠教育。中國幾千年來，我們如果要推算的時候，至少要推算一萬年以上，絕對不在印度之下。印度婆羅門有一萬多年歷史，我們中國那時候沒有發明文字，傳說，我們老祖宗真有智慧，千萬年智慧結晶的累積，那是寶，這個要信，信而好古，所以孔子是對的。我們今天對古人懷疑，這錯誤了，那你該受罪，你對古人教誨疏忽，麻煩就大了。

中國東西你要講透，中國東西從哪裡來的？從自性流露出來的。中國人講道德，什麼是道？大自然的法則是道，大自然的規律是道，隨順大自然那就叫德。落實在人倫上，五倫是道，五倫不是哪

個人發明的，不是哪個人創造的，不是哪個人約法的，不是。父子，天然的，夫婦，這也是道，不是什麼法律，哪個創造發明，沒有這個東西。兄弟，自然的，君臣、朋友，這是人與人自然的關係，這是道。隨順，父子的親愛，親愛是德；君臣的仁義，仁義是德；夫婦有別，別是德，他有個別不同的任務。朋友有信，信是德，信德；長幼有序，這序德，這是德，道德是這個。懂得這個，人家自然守規矩，我是什麼身分，我應該站在哪裡，我應該怎樣行禮，自然他就守規矩了。所以這個東西，你在中國講，中國人歡喜，沒受過教育的人聽也歡喜；你跟外國人講，外國人也歡喜，走到什麼地方講，人都歡喜，所以它沒有時空界限，沒有國家民族的界限，也沒有文化的界限。人性，他是人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只要是人，人性本善。什麼是善？這些東西就是善，道德就是善，走到哪裡都通，沒有障礙。

這是中國老祖宗，湯恩比真是很了不起，他能一生搞世界文化史，他是史學家，他不是搞當代的，不是搞地區的，他搞文化，所以他對中國文化是佩服到極處。他跟池田的談話，他們就談到，最好的理想世界是世界變成一個國家，每一個國家都變成地區，地區政府，那戰爭就沒有了。誰能統一這個世界成為一個國家？中國人，湯恩比講中國人。他說中國人從秦漢統一，到現在還是統一。

隨順緣，順境、善緣，緣是講人事，境是講物質，物質環境好，人事環境也好，都是善人，在這裡面妙用是什麼？沒有貪念。你有貪念、你有控制、你有佔有的念頭，錯了，你完全錯了，你這個用就不是妙用，用的生煩惱。逆境，環境不好，挫折很多；惡緣，找麻煩的人很多，在這裡面放下你的瞋恚，你沒有瞋恚，鍛鍊自己，沒有瞋恚。不愚痴，外面事情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。在這裡面修忍辱波羅蜜，什麼都能忍，什麼都能讓，實在忍受不了，沒有法子

讓，你就想到《般若經》上講的，「一切法，無所有，畢竟空，不可得」。想到彌勒菩薩所講的，真相是什麼？真相是一千二百八十兆分之一秒的那個現象，那個現象裡頭什麼都不可得，那現象就在眼前，念念都是這個現象。

一秒鐘，一秒鐘那個波動的次數已經是一千二百八十兆了，每個念頭都不相同，念念不相繼，前念不是後念，後念不是前念，念念都是獨立的，剎那生滅。所以我們講成住壞空，那是講粗相，人一生成住壞空，生老病死。其實講微細事相是講那一念，一念裡頭還有事相，還有成住壞空，還有生住異滅，那就是一千二百八十兆再乘四，微細事相，不就是如此嗎？不可得，無可得，你在裡面還起心動念，不是錯了嗎？哪有這種道理！所以覺悟的人在這個世間唯一的一樁事情，幫助沒有覺悟的人覺悟，就幹這個事情。但是他迷得很深、迷得很久，是不容易讓他回頭。

佛教我們一個方法，第一個教導他斷惡修善，為什麼？讓他不墮三惡道，他來生繼續在人天享福，慢慢再學習。從三惡道把他拉上來，這是佛教一切眾生的第一個目標。第二個目標，已經學佛的幫助他破迷開悟。第三個就是成熟的眾生，你幫助他轉凡成聖，這個地方要注意到，念佛的人，一心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是成熟的眾生，他一往生，他就是佛菩薩了。其他的法門，八萬四千法門，其他法門裡成熟不容易，淨土宗的成熟只要死心、一心一意向著西方極樂世界。怎麼樣有把握往生？放下就有把握。放下什麼？很容易，放下對於一切人事物的控制，放下對於一切人事物的佔有，你就決定往生。如果你還想控制，有這個念頭，還想佔有，那你這往生不保險，沒有把握。這兩個一放下就有把握了，災難就沒有了。災難是什麼？是剎那生滅，根本就沒有，哪裡來的災難，找不到！你說有災難，我們找不到，你從微細事相裡頭找不到災難。



彌勒菩薩這段話很了不起，我們要常常拿這個作為觀照的基礎，你就心平氣和。心平氣和裡面，你所生的、用出來的全是智慧，你怎麼會有煩惱？不可能有這個事情。

所以天下最大的快樂，我念念都不忘記方老師，為什麼？不是方老師，我根本不能進入佛門，不可能的。他把我帶進來，告訴我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這一生真得到了，他沒有騙我，全是他的指導。我這個行業，章嘉大師替我選擇的，他勸我出家，他勸我、教我學釋迦牟尼佛，叫我不要做官。他是個出家人，國民黨蔣先生邀請他，他也參加國民黨，做了國民黨的中央評議委員。他告訴我，這是不得已，這是沒有法子。參加開會的時候，他都念咒，從來不說一句話。這是他告訴我的。他告訴我，千萬不要做官，好好的把經教學好，弘法利生，講經說法，學釋迦牟尼佛。以後我們就知道，釋迦牟尼佛一生沒有道場，一生是過游牧生活，我們現在也走他的路子。一切都隨緣，我們搞到聯合國去也都是隨緣，緣是愈來愈殊勝。

幫助別人，我們自己不要去做，尤其現在年歲大了，八十多歲了。八十多歲的人，諸位一定要曉得，隨時可以走。我早年講經的時候常常說，人生從出生到二十歲，人生的春天；二十歲到四十歲，人生的夏天；四十歲到六十歲，人生的秋天；六十到八十歲，人生的冬天，後頭就沒有了，這個要懂。我在早年提倡，人生在二十歲之前有很多還不知道佛法，像我二十六歲才接觸到佛法，就定住，二十到四十拼命學習，奠定基礎，四十到六十要為佛教服務，弘法利生。佛法裡面只有兩種人，一種弘法，一種護法，護法比弘法還重要，護法是辦學校的，弘法是教員。沒有強有力的護法，你再好的老師，你無用武之地，要有學校來聘請你，你才有發揮的舞台，所以護法非常重要。

護法跟弘法沒衝突，像我跟韓館長的關係，她擔任護法，我弘法，我們兩個分得很清楚，沒衝突，她護持得很好。早年，替我找地方，替我找地方講經，她也去拉她的一些朋友來聽經，以後人就愈來愈多。以後沒想到會走向電視，這是想像不到的，佛菩薩安排的。禁得起考驗，我們受委屈不要辯白，受冤枉、受陷害，沒有報復的念頭，心平氣和。一生當中，接受別人批評，不批評別人，我們只有讚歎，你毀謗我，我讚歎你。覺悟得快的，二、三年他就覺悟了，我們關係可以重新建立，又好了；遲一點的，七、八年，十來年，他回頭了。因為什麼？人都有良心，我們相信人性本善，人有良心。幾十年下來之後，他會曉得他一生常常用什麼態度對人，人家是報復他的、怨恨他的，我們真沒有。他想想，一生當中，朋友還是這個朋友好，這個朋友不錯，我怎麼樣羞辱他，他都沒有一點怨恨。

我這個本事是在南京念書的時候，那時候念初中三年級學來的，我跟我一個同學學來的，這個同學現在不知道下落，找不到，姓白，白振寰，同班同學。我們年齡差不多，他是從青年軍退下來的，我很看不慣他，常常欺負他，常常挖苦他。學校有一次畫圖比賽，是校景寫生，我得第三名，我就向別的同學們說我為什麼會得第三名，你曉不曉得？他說不知道。我說你們寫生都畫的是靜物，我畫的是動物。我畫什麼？我就畫我那個同學在那裡寫生，他在那裡畫，我就畫他。我說我畫的是動物，你們畫的是靜物，你們畫裡頭沒有人，我畫裡頭有這個人在裡頭。處處是挖苦他，從來沒有說他一句好話。他在背後對我非常佩服、非常敬佩，沒有說一句壞話。我一年被他感動，向他道歉。這是我的老師，這個關鍵太重要了，對以後學佛幫助太大了，忍辱波羅蜜，他給我做了一個好榜樣。我也是很不容易，一年才慚愧，曉得道歉。

我早年在台灣上班的時候，我們有個同事也喜歡讀書，搬家的時候，我對書很愛惜，搬家的時候，他就把我很喜歡的書拿了大概好像三本，他就收藏起來了。搬的時候就搬不見了，我到處找，找不到，問他，他也說不知道。以後被另外一個朋友發現了，在他箱子裡頭。所以我從宿舍，因為宿舍在一起，四個人一個房間，我就到他宿舍，開他箱子果然是有，在那裡，我又把它拿回來了，偷回來。偷去的，我又偷回來，這是不道德的，這是錯誤的，不可以偷回來。他就藉機會在辦公室當著很多同事，十多個人，把我臭罵一頓，罵了半個多鐘點。我站起來，恭恭敬敬的聽，一句話不說。過了三天，他來給我道歉。我說你真了不起，我捉弄人家，捉弄了不知道多少次，我一年才道歉，你怎麼三天就來道歉！我說你的根性比我利得多。最後那幾本書我送他了。這根性利，三天他就來給我道歉。所以這個效果很好，我從那個時候學會了人家打我不還手，罵我不還口，讚歎別人的長處，不要說人家的短處，日久天長，人家傳到他耳朵裡面，某人讚歎，從來沒說你的壞話，他會反省，他會回頭，所以要留後路。

我們離開新加坡，我們自己知道自己錯了，為什麼？人無千日好，一千日你還不滾蛋，你應該要走，不走，你就錯了，還得等人家趕我們走嗎？所以不管人家說我什麼，人家來告訴我，我不相信，我說他不會這樣說我，你不要聽信謠言。這些話傳回去，傳到他耳朵，讓他去反省。這是處事待人第一個原則，絕不跟人結冤仇，這很重要，冤冤相報，沒完沒了。他瞧我不順眼，無故來找麻煩，我們自己曉得，我們這一生沒有跟他結怨，前世結怨了，他今天對我是應該的，我不能再結怨，這帳到此地就了了。佛教給我們隨緣消舊業，莫更造新殃，最重要的就是永遠保持謙卑，為什麼？菩薩最嚴重的障礙就是三重障，就是驕慢（傲慢）、嫉妒、貪欲。你有

這三種障礙，你就沒有辦法，不要說是成道，連開悟都不可能，悟門都障礙住了，你要想你自己聽經、看經有悟處，這個沒用。我們在中國大陸，在過去，茗山法師我們也往來很多，我聽到茗山法師跟一些出家人講，淨空法師沒有嫉妒心。這他看出來了。我們見人家好處，我們全心全力幫助他，幫不上忙的，我們讚歎他。

尤其是大乘佛法在世間，要令一切眾生常生歡喜心，尤其是學為人師，行為世範，我們要做出好的榜樣、好的樣子給人看，不能做出壞的樣子。世間人這些壞的樣子我們了解，我們怎樣幫他糾正？從本身做起。你不能講，你講，人家不相信，從本身做起，做出樣子給人看，把這些壞的毛病、習氣糾正過來，讓人家慢慢去覺悟，我們永遠感恩。這是無論世出世間法，走向成功之路只有這一條，所以一定要學夫子的「信而好古，述而不作」。你沒辦法作，為什麼？你沒有辦法超過自性，自性是圓滿的，圓滿的，你還有什麼辦法作？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，隱的時候不現，本自具足，現，能生萬法，這要懂得，沒有什麼創造，沒有什麼發明，所有一切最殊勝的都是自性裡頭本自具足。

所以說違背自性的也是本自具足。本自具足是他被他的煩惱、妄想執著扭曲了。阿鼻地獄也是華藏世界，也是極樂世界，無二無別。這是你自己有業障，你看到這個世界是這種現象，你的業障放下，馬上就沒有了，境隨心轉。所以境隨心轉，我們的善心、善意能夠化解災難，這沒有什麼了不起，確實在佛法有理論依據，化解災難。從小的，現在諸位很多的例子，你看看疾病，醫生不能治的、放棄的，他的信心能把它治好。善念一生，清淨心一生，你所有細胞恢復正常，恢復正常就是最健康。怎麼變壞的？就是煩惱習氣把它變壞了，變成病態了，就這麼個道理。你要曉得，特別是禪宗，不是少林那個禪，禪宗靠什麼？靠靜坐，他沒有運動，他用靜，

靜把整個身體恢復正常。

我們在《虛雲老和尚年譜》，老和尚一坐，一個星期不出定是很平常的，他一出定的時候，他沒有感覺得很久，好像才一會兒。

《年譜》裡頭記載一樁事情，過年的時候，他在鍋裡頭煮了一鍋芋頭，火生起來煮芋頭，他在旁邊就打坐，這一坐就入定了。這寺廟裡很久都沒有看到老和尚出來，所以就有幾個人到他茅蓬去看他，看他在入定，就拿引磬在他耳朵敲，敲他出定。老和尚，好久沒見你了。我剛剛燒的芋頭，來！我們來吃芋頭。鍋一揭開，芋頭長毛了，底下灶裡頭生草了。怎麼回事？半個多月了。他說我感覺得就一會兒。半個多月了，他覺得只有幾分鐘，所以證明時間是假的。

我們看老和尚常常在定中，我自己親眼看到的是章嘉大師在定中，他那個相，平常就是那樣的。他的衣服也是如此，一年四季就是這樣，冬天是沒有問題，夏天也是這樣。夏天不熱嗎？道源老和尚穿得很薄，還拿扇子問，「活佛，你不熱嗎？」章嘉大師說，「心靜自然涼」，他聽了之後很慚愧，心靜自然涼。我認識章嘉大師那個時候，他大概是六十五歲，他六十八歲走的。我跟他三年，我那時候二十六歲，他六十五歲，好像大我三十九歲，祖父輩的，很慈悲。

好了，我想時間也差不多了，也很快，十二點二十分。

我們接著上午，上午是把我自己學習大概的經過，給諸位做了個報告。現在的社會是整個世界都在動亂，這是歷史上所沒有的，是大動亂的一個時代。我們細心去觀察，原因就是我們中國古人所講的「失教」。古時候這兩個字分量太嚴重，多半看小孩犯過失的時候，你的家人失教，你的父母沒教好，你的家族沒有把他教好，所以這句話是非常嚴重的事情。現在全世界的人可以說都失教，在東方，我們疏忽了老祖宗的教誨，疏忽了佛陀的教誨；在西方，疏

忽了宗教的教誨，在從前，西方確實是宗教約束了人的規範。

中國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？實在講，我們老祖宗也沒有想到過，這個原因我們細心觀察，還都是冤冤相報，這是真正第一個原因。那就是慈禧太后，慈禧太后是報怨來的。清在最初發跡的時候把葉赫那拉族，這個族不大，是個小族群，把它滅掉了，它的酋長對天發誓，我族裡頭剩一個女孩子也要報仇。所以清朝前面幾個帝王對這個事情很認真、很小心，清朝的宮廷，葉赫那拉氏決定不許進宮。這個事情一直到咸豐，兩百年過去了都沒事，平安無事，沒事。慈禧太后是葉赫那拉氏，大家都知道，也就准許她進宮，沒想到以後政權就被她拿去了，而且把清朝滅掉。這個誓言、毒誓真厲害，真不是開玩笑的。

清朝可以說自始至終沒有糊塗的皇帝，都是明君，很難得。在開國的幾個帝王，我們現在看到了，他們是少數民族入關來統治這麼大的國家，入關當時的軍隊也不過二十萬人，你想想看他用什麼？他用中國傳統倫理文化，他做成功了。到中國來頒布一切的政令都是孔子說的、佛說的。中國人敬孔子，中國人信佛，聽說是佛說的、孔子說的，沒有一個不遵守，他不說皇帝說的。尤其難得的是，儒釋道三家的高人，我們現在講專家學者，經常被邀請到宮廷裡面去教學，皇帝帶著后妃、大臣一起來接受教育。一直到慈禧太后，到慈禧，慈禧的時候把這個廢除。廢除以後，遇到疑難雜症了，她就駕乩扶鸞。

這個事情是章嘉大師告訴我，因為我就是對扶鸞這個事情懷疑，我說到底是真的，是假的？他就把這段歷史講給我聽。慈禧太后以後什麼事情都問神，她不問人，問神，所以把國家輸掉了。章嘉大師告訴我，扶鸞有，真的不是假的，但是絕對不是什麼菩薩、神仙來降壇，都是靈鬼，靈鬼他的身分不會受人尊敬，冒充佛菩薩，

這要知道。現在這些通靈的，我們在國內外、在海外都常常遇到，很多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佛會來嗎？菩薩會來嗎？憑什麼？真正佛菩薩來的時候，這個地方的人有德、有福，佛菩薩才會來；你這個地方的人造作惡業，沒有道德，佛菩薩怎麼會來？都是妖魔鬼怪來，冒充佛菩薩來傳遞訊息、來造謠生事，所以這要很謹慎。

因為小時候抗戰之前我們到福建，福建扶鸞的風氣很盛，但是那個我看到我很相信，從小看到的。扶鸞的人是兩個人扶，那個鸞就像一個畚箕一樣，叨了一個龍頭，旁邊有在沙盤上寫字，它也能插一枝筆，在紙上畫符。扶鸞兩個人扶著兩邊，一個人扶一邊，都是不認識字的，那是什麼人？砍柴的、挑水的。那個時候沒自來水，要買水，人家是在河裡挑水到城裡來賣，一擔一擔的賣。那時候燒柴火，所以是那些拉黃包車的，都是這樣的人，隨便找來的讓他們來扶。但是寫字是在沙盤上寫字，動作很慢，大概一個小時也不過寫幾十個字而已，我們小孩到那旁邊看，清清楚楚，他真的不會寫字。

我到台灣去看扶鸞的，還有香港我也去參加一次，圓玄學社，那個扶鸞是專門的乩童，別人不行，專門的乩童。扶的時候我仔細看，動作快得不得了，看了一個鐘點，我一個字也沒看出來。他口裡直直念，念念有詞，旁邊給他記錄，一個小時下來，幾千字的文字出來。我就很懷疑，這個我不敢相信，以前那種方式我會相信，這個我沒辦法相信。所以我就拿這個事情去請教章嘉大師，他就把清朝宮廷這段事情告訴我，他說清朝亡國，亡國在扶鸞。我們跟佛菩薩感應，那是真誠的善心、善念，裡面決定沒有夾雜著名聞利養、貪瞋痴慢；夾雜名聞利養、貪瞋痴慢，怎麼能感動佛菩薩？不但佛菩薩不能感動，善神都瞧不起，他怎麼會來！所以這個說出來之後，我才真正的明瞭。

這些事情，現代的社會，在全世界都很普遍，附身的、通靈的、傳遞訊息的。我們常常接觸，我也勸勉大家要怎麼樣看待這個事情，要用理智，不要感情用事。他傳遞的訊息，我們看看這個訊息，要是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可以做參考，他要叫我們做什麼事情，那要小心謹慎，不要被鬼神騙了。那要用什麼方法？我們用佛法來處置，這就對了，在佛經上找到這些理論依據來辦這個事情。這是一個動亂的社會，是空前沒有遇到過的，被我們遇到，是好事還是壞事？如果不求智慧，不認真修行，這是壞事，我們遭受這麼大的苦難；如果真修行、真幹，那不是壞事，為什麼？在這個境界裡頭，我們警覺心就特別高，時時刻刻把提升靈性、把往生淨土擺在我們一生當中第一樁大事情。這種警覺，可能我們這一生當中，真的永遠脫離六道輪迴、脫離十法界，這是好事情。所以看你怎麼看待這個事情。

我們在佛法上得的這些利益，對古聖先賢的東西明白、了解、認識清楚了，知道古聖先賢這些東西能拯救這個社會，能安定世界，不是安邦定國，這是能幫助全世界得到安定和平。我們有這個認識，這個認識非常之難，信心不容易建立，為什麼？現在這個社會普遍宣揚科學，認為古聖先賢的東西不合乎科學，所以都把它打成問號，都叫人對它產生懷疑，不相信，我們的苦難就來了。你還有什麼方法能代替？找不到方法。我們參加多少次國際會議，國際會議上確實是見到許多專家學者們，都是世界上有名望的，我們在一起，大家討論問題，討論到最後沒有結論，想不出方法。我們將古人的東西拿出去，現在是宗教的文章，他們大家都搖頭，為什麼？宗教本身自己，所謂恐怖分子是從宗教裡頭產生的，宗教不和，這是真的。古人的諺語常講「家和萬事興」，你說佛教，佛教本身都不和，寺廟很多，寺廟的住持方丈彼此互相不往來，而且各個犯了



自讚毀他，都是我的好，他不如我，想盡方法來拉信徒。這種方式，你讓外面的人看到，他怎麼會相信！

我學佛，方老師把佛學介紹給我，他就告訴我，他說現在這個時代跟古時候不一樣，古時候寺院叢林，和尚都有大學問，那都真的不是普通人，他真通達。但是現在他們不學了，他們就搞經懺佛事，不學了，不學，佛教就只有形式，沒有實質。所以他教我學佛到哪裡學？到經典裡面去學。他說不在寺廟，在經典裡面，你在經典裡面，才能找到釋迦牟尼佛本來面目。這個指導的原則好，讓我們不走冤枉路，對宗教不產生疑惑。不是佛教不好，是你們自己不肯學佛，出了家不學佛，那有什麼法子！現在這個時代講究的是民主自由開放，誰也不能干涉誰，他出家並沒有政府的法令規章來限制，所以這就沒法子。

這樁事情，印光大師在《文鈔》裡面也說得很多，對於順治皇帝的批評，順治皇帝把度牒的制度廢除，他這是最大的罪過。因為在從前，清朝之前，出家人是要經過國家考試的，最後那一關是殿試，皇帝親自考試，通過了，皇帝發個證書給你，叫度牒，你拿到度牒才可以出家，就是證書，皇上同意你出家。皇上同意是什麼條件？你有資格做我的老師，你有資格代我教化我的人民，天人師。這個度牒分量可重了，地方上的官員對出家人沒有不尊敬，而且出家人也變成國家的顧問，地方政府的首長，像過去有太守、知府、知縣，遇到疑難雜症不能解決，到廟裡請教和尚，和尚給他指點，教他怎麼做法，他真有學問。哪裡像現在！這些現實狀況，我們都必須要了解。

章嘉大師教我走這條路子，李老師就告訴我，他說你自己講經弘法利生，如果講得不好，人家恥笑你，那還可以；如果真講得好，你就走投無路。真的，講得好，嫉妒障礙，同行相忌，不是別人

嫉妒你，同行。我們在開始學的時候，老師就已經把這些東西講得清清楚楚，以後一生都是遭遇這個，老師說得對，有道理，有先見之明，我們一點都不感覺到奇怪。每個地方我離開的時候，我自己想想自己錯了，為什麼？這個地方住太久了。決定不能住太久，最理想的是住一個月就趕緊走，二、三年後再到這裡，再住一個月，還很親切，大家把你當作上賓看待；你在那住上三個月就頭痛了，住上半年，他想盡方法把你趕走。這是我們的處境，你要知道，不能怪人，怪自己，這老師講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縱然你自己建立道場也不行，為什麼不行？你的道場會興旺，你的信徒很多，別人跟你一比，遜色，他怎麼想辦法對付。

所以也許真的，像現在中國國家所說的，你就辦個學校，收費，一樣的，那大概可以，沒有問題。如果你要是不收費，那恐怕就不行，你就很不容易立足，你要世俗化才行，這些道理都要懂。所以我想來想去，想的是如何能在一個地方住長久一點，那就是說，我們把講經這個事情要放下，弘法的事情要放下，做什麼？我就想到老人樂園，老人樂園我去買個房間，不幹事，這個可以，我可以長住，我在這養老。有幾個志同道合的，我們每天像這樣子聊聊天，這無所謂，這沒有問題，他嫉妒障礙不到，我們又不拉信徒，又不化緣，又不募捐，這個可以。我們有些先進的設備，我們錄相，拿到外面去播放，外面有個電視台，到電視台去播放，到網路上去播放，可以，這大概跟他們沒有任何利害衝突。所以很不容易，不像從前，從前的社會，出家人是非常榮耀的，帝王尊重。這是要了解現實狀況。

現在大家疏忽了，整個社會不知道有這麼好的東西存在，現在社會遇到困難，又非要這個東西來救不可，這個事情麻煩。我們沒有緣，沒有遇到，那就情有可原，偏偏在澳洲的時候碰到這麼一樁

事情，碰到之後，緣來了，你就不能不管。所以我們才接受學校的邀請，代表學校參加國際和平會議。這一參加之後，覺得自己使命就更重了，我們如何幫助這些國際的友人，從事於社會安定和平的這幫人；這幫人真的是好人，他們真的是在這裡做這些工作，就是找不到方法，不是沒有心。我們接觸的時候，我們也很感動、也很佩服，真找不到方法。我們將中國傳統這個東西介紹給大家，大家不敢相信，聽到是好，是有道理，他說這可能是理想，在這個社會上做不到。我們在這種狀況之下，才決心搞一個試驗點來做試驗。試驗成功了，他看到了，真的，還可以做得到，這才能推廣。湯池這個試驗點是這樣做成的，做成了，馬上就得要交，不交那就錯了。這是我跟楊老師、蔡老師，最初我們開始有這個構想的時候，就是想大概這個事情要兩年到三年才能做出成績，成績一做出來馬上就交掉，讓國際上這些友人看到之後能產生信心。

我總覺得這個東西是祖宗加持，三寶加持，我們也做實驗，也沒有信心。我們這點信心起來，是我小的時候還受過幾天傳統倫理教育、城隍廟的教育，這種教育居然能叫我一生走了多少國家地區，沒有染上不良的嗜好，就靠這個力量。再一個就是佛力加持，天天讀經，天天講經，所以沒有被五欲六塵迷惑，沒有被這東西迷惑。所以感覺到它對我有效，我相信對別人也有效。我們從這點信心來做試驗，這個試驗，沒有想到，意外的讓我們感受到效果不可思議，因為我們想的是兩年到三年有效果，哪裡是三個月，三個月效果就出來了。這是我們從來不敢想像的，楊老師、蔡老師跟我們這批培訓的這些老師都感覺到很訝異。讓我們真正領略到人民怎麼是這麼好教的，這麼好教，三個月就能真正做到像我們中國人理想當中的禮義之邦，和諧社會就出現了。

這個試驗點到現在是兩年多了，影響很大，海外，特別是東南

亞這個地區，每一期辦短期講座，差不多都有一百多人來參加，這裡頭包括印尼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，現在泰國也組團來；國內的，現在也影響很大，幾乎每個省分都有人到那邊去聽課、去學習。在這個情形之下，那時候三個月成功了，我們就急著，因為是為聯合國做的，就想著趕緊向聯合國提出報告。可是聯合國我們曉得那是官僚機構，我們找它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；結果沒想到，過了兩個月，聯合國來找我，這是祖宗加持！不是祖宗加持怎麼可能。他來找我，而且找我們主辦這個活動，那我們就更自在了，我主辦就自在了，所以我們就一口答應。

我就跟同修們討論這個問題，我說我們這一次主辦這個活動，兩句話，為什麼要辦這個事情？兩句話，第一個，「宗教是可以團結的」，第二句話，「人民是教得好的」。我們已經做出樣子出來，宗教是可以團結的，我們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，把新加坡九個宗教團結起來成為一家人。以後陸續是印尼的宗教團結，我都陪同他們去旅遊。印尼的宗教團，我陪他們訪問過埃及，訪問過梵蒂岡，訪問過中國大陸。最後，馬來西亞宗教也團結了，我陪他們的訪問團訪問新疆。新加坡的宗教團，我陪他們訪問中國十六天。這個訪問好，旅行，機會教育。這些宗教領導人，不同的宗教，平常不往來的，參加旅遊的時候，大家從早到晚都在一起，有十幾天生活在一起，什麼都談，這是建立感情、建立和諧的基礎，比什麼都好。

今年我參加印尼宗教和平的一個活動，這一次是伊斯蘭教主辦的，我們在大會裡面遇到紐約聯合國宗教和平組織的一個祕書長，他是美國人。他這些年老是找我，我也知道有這麼一個人來找我，但是始終不湊巧，他有時間到香港來，我不在香港；我在香港的時候，他又到別的地方去了，沒有想到這次在印尼碰上。碰上之後，我們談得很愉快，我跟他談了兩個多小時，我給他出個點子。他告

訴我，在中國有「中宗和」，中宗和就是屬於他們的組織，趙樸初那個時代參加的。它這個組織下面有七十二個國家，我說有這麼多國家參加這個組織，他們活動也並不怎麼樣。我出個點子，我說你在這七十二個國家裡頭，選擇十個有影響力的國家，選十個，每個國家有一個宗教代表團，組成十國，十個國家聯合起來的一個訪問團，訪問全世界，包一架飛機，飛機上寫幾個大字，「宗教和平之旅」。他聽了非常高興，這個事情值得做。十個國家宗教代表，無論到哪個國家去訪問，國家領導人一定接見，一定可以跟他們這些國家裡面的宗教領導人都能夠接觸，這個帶動世界和平會產生很大作用。他們要認真辦這個事情，我說你們去搞，我全力支持。他住在紐約。

這是永久的和平必須要教學，還是老話，教學為先。今天我們不是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是「天下和平，教學為先」，世界和諧要教學，要用宗教的教育。我在澳洲，我給澳洲出了一個點子，我們做澳洲宗教團結。因為我離開那裡太久了，離開就沒人做，我在澳洲是有聯繫，離開的時候就沒有人接著幹。我就想，希望每個宗教提出一個《弟子規》，《弟子規》是我們中國傳統，儒家代表中國傳統，童蒙養正的基礎教育。我們希望每個宗教，就是他這個宗教裡面的經典、他們的聖人怎樣教導他的信徒？教他什麼？教他怎麼生活，教他怎麼工作，教他怎麼處事待人接物。我說其他的我們都不要，我就要這個內容，你在經典裡面摘錄出來。我說文字不要多，文字不要超過一千五百字，條目不要超過一百條。澳洲大概有十個宗教，集合起來就有一千條，把它翻成各種不同的文字，我們這些各個宗教在一起開個會；現在這個會延遲到明年二月，到明年二月，我們在澳洲召開；大家看了，如果同意，通過了，我們就把它印成一個小冊子，《澳洲居民必讀》，這是宗教團結有了經

典的依據。我們現在各地方宗教團結還沒有這個東西，這個東西好，有自己宗教的，像《弟子規》規矩基本東西在，也能看到其他宗教的，你全都學到了。我們儒就用《弟子規》，道就用《感應篇》，佛就用《十善業道》。《十善業道》比較長一點，我們做一個節本，我把它節錄了，節錄出來之後，不超過六百字，佛教提出這個就行了。他們也很認真在做，將來有這麼一個小冊子，這個好，簡單明瞭，現在人不能搞太複雜，複雜，大家不能接受。

經常不斷的互相訪問，辦活動都參與。像我在新加坡，印度教辦活動，我都參與；基督教辦活動，我也參與，大的活動我們都參與，在一起。我們佛教辦活動的時候，他們也來，不但他們領導人會來，他們信徒也來了。每年我們有一個大型的溫馨晚宴，幾千人，最多的時候到八千人，這麼一個晚宴。晚宴是每個宗教代表都參加，每個宗教裡面有孤兒院、老人院的人，我們都請來，在一起過年，請政府領導人做貴賓，為我們致詞祝福，我們請總理，前任納丹總統。這宗教團結成一家人了，對於社會安定有很大的好處，真正做出了貢獻，所以新加坡政府非常歡迎。如果像這樣的活動，每一年全世界的宗教團結起來，能夠在聯合國，用它的大會堂來辦這種活動，多有意義！一年一次。

另外就是族群的團結，只要把宗教團結起來、族群團結起來，天下就太平了。這裡頭最重要的是教育，族群裡面倫理道德的教育，宗教裡面，每個宗教都有教學。向上提升，那是少數人的事情，普及大眾這是必須要做的。安定社會、促進和平是要普及教育，要淺顯的，不需要那些高深的，高深的講到哲學、科學，那是少數人。如果要想社會達到長治久安，那就必須辦大學。終極的目標，我想辦大學，宗教大學、多元文化大學，多元文化大學是團結族群的，宗教大學是團結宗教的。這個要是做成功之後，就取代中國過去

的度牒，以後要出家，任何人在宗教裡面出家，都必須宗教大學畢業，你才有資格出家，這個素質就提升起來了，不是隨便可以出家的。連宗教裡面所有這些工作人員、職員，也都需要宗教大學畢業。宗教大學裡面有一個學院就是管理學院，各個宗教怎麼樣管理，執事就是管理學院畢業出來的；能夠講經教學，那就是各個科系的。你要這樣培養人才，世界會永遠和平，是好事情。這些話我在巴黎教科文組織都說過。如果明年我們有這個緣分到紐約聯合國辦一次大活動，我就會把這些統統做報告。今年是十月，馬尼拉，也就是中宗和，你寫一份講稿，就是我剛才提的這些事。「宗教團結，世界才有和平；辦班教學，社會才會安定」，就用這個題目。除這個方法之外，是沒有第二個辦法。

任何宗教教人，頭一個就是謙卑。傲慢麻煩，傲慢是習氣，這從前老師給我們講得很多。你不要以為你自己沒傲慢，你的傲慢，你自己不知道，與生俱來的煩惱，它不是你這一世學的。中國《禮記》一開頭，你就看到「傲不可長」。儒，它是世間法，它不是出世間法，它說你的傲慢到一定程度就可以，不要再增長；佛法不行，佛法是教你開悟的、明心見性的，你有傲慢的習氣，障礙你見性，這個東西麻煩，障礙你開悟。所以佛家對傲慢是要斷，六個根本煩惱，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，疑就是對聖教的懷疑，不是說別的，對古聖先賢的會有懷疑。最後一個，惡見，所有一切錯誤的見解，這都是障礙，所以這個東西要斷。這是一大類煩惱，煩惱障。

另外一種障礙就是知識，現在人知識很好，知識是不錯，知識不是智慧，知識只能辦小事，不能辦大事。今天世界的和諧安定這個事情，知識辦不了，辦這個事情要靠智慧。現在我們曉得智慧跟知識的差別，在現在這個時代，我們就能夠辨別得很清楚。現在大學裡面學的是知識，不是智慧。我在倫敦大學講過，在劍橋大學也

講過，佛學跟學佛，佛學是知識，學佛是智慧，不一樣。現在特別麻煩的是，大家把根本的教育疏忽了，那你怎麼學都不能成功，都是屬於知識的層面，而不是智慧。智慧必須要從扎根做起，從《弟子規》、從《感應篇》、從《十善業》裡面能夠建立智慧。那是什麼？那是戒，這全部都是戒律，有規矩。我們家族裡面的家規、規矩，守規矩，人心才能夠定下來，定才能生慧，智慧才能夠發顯，你心不清淨，哪來的智慧！你所學的都是知識，學佛也是知識，佛學常識，不管用！你這才曉得扎根教育多重要。這個教育，我們湯池搞這個，普遍上很多人懷疑，這個東西有用嗎？連我都懷疑，你搞這個東西，你搞這個東西有用嗎？連高部長到我們那邊參觀都抱著懷疑，怎麼會搞這個東西？這小孩的！這個管用嗎？到那邊去參觀一個星期之後，他終於明白了，他跟我們范書記講，湯池經驗可以救中國。

所以說普及，安定和平，就是人民他懂得，懂得什麼？懂得人與人的關係，人與人的關係是倫理教育；懂得道德，道德是應該怎樣做人，怎麼樣生活，怎麼樣工作，怎麼樣做人，這是基本常識，懂得這個，這道德教育。道教教人是因果教育，善有善果，惡有惡報，你懂得業因果報，你就不敢做壞事，這就天下祥和了！社會就安定。所以不必要什麼高深的東西，高深的，那是少數人，他們向上提升，絕大多數的就是要這個東西。現在這種教育沒有了，所以才造成社會混亂。要拯救社會危機不是那種高深的東西，就是要淺顯的東西，它能產生很大的效果；高深，那是少數人，少數人幫他提升。所以教育比什麼都重要。

現在辦教育不難，有錢就可以辦，老師到哪找？這是個大問題！我從倫敦回來之後，我跟茂森、跟幾個同學就在討論這個問題，這怎麼辦？現在這個時代沒有一流的、大師級的教授，缺少這個。



所以倫敦回來之後，我一心一意就想到湯池趕快交掉，我們找十個志同道合的，我們把自己提升，大家在一塊學習，用古人的方法，所謂是「十載寒窗，一舉成名」。我們關起門來讀十年書，不需要老師教，大家在一起學習，十年不出門，每個人學一樣，就是一門深入，搞十年，就世界第一。

麥大維教授就在此地，到這個地方來跟我談，他希望我到劍橋，劍橋大學的招牌，要我去辦個學院，教大乘佛學。這很難得，我很感激他瞧得起我。劍橋大學在全世界排名第三。我當時跟他說：你們學校的制度，你們學校的框架一給我，我說我一籌莫展，我什麼都做不出來。我說除非你們學校希望我去辦個學院，我也樂意去，我怎樣招生，怎麼教學，學什麼，你們一概不要管，等到我學生畢業的時候，你發文憑就好。我說如果你同意我這樣做，我就去，我一定會去。他說你怎麼招生？我說我不一定要招大學畢業生。他就覺得很奇怪，研究所怎麼不招大學畢業生？我說我招生有兩個條件，第一個條件，他有德行，也就是說，我們儒釋道三個根他做好了，他百分之百做到了，他有德行，這第一個條件；第二個條件是他有能力讀文言文，小學沒有畢業沒有關係，只要有能力讀文言文就可以了，我說這是我招生條件。

教什麼？一個人只能學一門。你有這個根，有這個德行的根，譬如學《論語》，麥大維是漢學家，《論語》他熟透了，我說學《論語》，我的教學方法是指定一些古人的著書，讓他自己去看。每天給我提出報告半個小時，就是平均一天半個小時，可能是兩天做一個小時報告，或者是四天做兩個小時報告。我們十個人，每天都在上課，每個人學一樣東西，不同的科目，都是專攻，一門深入。一門深入，也可以聽別人的東西，儒釋道三家都可以學，選一樣，就一樣學十年。他就感到奇怪，我說譬如《論語》，一天做半個小

時報告，大概四個月從頭到尾就講完了。他說講完怎麼辦？第二遍，第二遍講完，第三遍。我說一年三遍，十年三十遍，遍遍不同，遍遍有悟處。他教一門東西，他的心是定的，定開慧，所以他有悟處。十年之後，我想一般大概三年，三、四年，他就得定，佛法講得三昧，七、八年他就開智慧了，不一樣。

不像現在的學校，現在它課程很雜、很多，開不了智慧，他所學的是皮毛知識，這個不相同。我跟他講，他也能理解。我說將來十個人就是十個大師，我說我們上課講學，我們用網際網路對全世界播放，現在可以做得得到。從前是獨善其身，兼善天下，獨善其身就不能兼善天下，現在我們獨善其身，同時可以兼善天下。我用網路播出去，全世界都看到了，我們這雖然沒有文憑，也沒有什麼學校，也不掛什麼研究所，我們的實力在這個地方，讓全世界的人能看到。十年之後，我們肯定相信有名的大學都會送博士學位出來，他覺得光榮，我們學校的博士，都爭著請你去教書，因為你的實力確實超過任何一個人。他們學得雜，他不專，你十年攻一門，你就超越了。你十年學十門，平平的；你十年學一門，這一門東西就是世界第一。用這個來培養人才。

聖賢是培養出來的，怎麼培養？就是這個辦法培養出來的，所以你要提供他安定的環境，讓他沒有憂慮，沒有牽掛，一心讀書。他把他自己修學的心得提出來跟大家研究討論，個人專攻一門，這就是古時候師承的方法。我們自己學這一點東西，也是老師這麼教的。我跟李老師學經教，李老師只教一門，同時教兩門，你不行，你沒有這個條件，只能學一門。一門學好了，這個好不是自己的標準，他承認，他承認可以了，你才可以學第二門。所以我在台中十年，只學了五門功課，那五門功課在普通佛學院，一個學期學完，半年就學完了，我們要在那裡搞十年。

這五門東西，說起來你們都感覺到好笑，太小了。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四張紙；《阿彌陀經》，第二部；第三部《普賢行願品》，稍微多一點；第四部是《金剛經》，五千字；第五部學了一個大經，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。我在台中十年。所以老師教的是，你要真的專，你真的通達了，一經通，一切經通。確實，我的基礎就這幾樣，《華嚴》沒學過，《法華》沒學過，很多經論沒學過，但是我統統都能講，都沒有障礙。所以不需要學很多，一經通，一切經通，最重要是你要開智慧，智慧一開，不但出世間法你通，世間法也通。像很多學科沒學到，你一說，我都知道；你遇到困難，有的時候我給你點一點，你還通了，奇怪了。

所以東方學術跟西方不一樣，西方是知識，我跟麥大維教授講，你們現在學校教的是知識，不是智慧。佛法是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，這些你都懂，講的時候你都知道，但是真正的意思你沒有明瞭，你要是真正明瞭意思，你會走這個路子，你就不會走偏差了。你會講，你也曉得，你沒有真懂，聽說而已。你真懂的時候，戒，戒就是根本教育、基礎教育、道德的教育，你真懂時你真幹，人有德行，這是聖人。一門是修清淨心，東西太多就雜了，一門深入，你天天就想這個問題，揣摩這個問題，所以他就開悟。這是宗門裡面常講，小疑有小悟，大疑有大悟，積小悟成大悟，積大悟就徹悟，就這麼個道理。所以佛法簡單，中國大學問叫《易經》，「易」，容易，不難，難的就把你帶到漩渦裡面去了，那是知識，永遠不能開悟。所以我們看西方科學技術再發達，不能解決問題，宇宙從哪裡來的？不能解決；生命從哪裡來的？不能解決；生死更不能解決。什麼原因？他沒有把妄想分別執著放下，他放下，問題解決了。用精密的儀器、用電腦，都沒有離開妄想分別執著，妄想分別，這是障礙，它障智慧。這些我們不可以不知道，知道之後，我們就曉

得，哪個路子是對的，哪種方法是有效的。

現在我們也有這個機緣，有這個機緣一定要抓住。我的考慮，第一個是在自己國家，在自己祖國做；如果自己國家真的有障礙，沒辦法做，我們再選擇到別的國家。別的國家，現在我們能夠做的，毫無障礙的，澳洲沒有問題，實際上，美國也沒有問題，那是個學術思想很自由的地區。在南洋，我們的關係都非常好，在泰國也可以，在馬來西亞，這些國家都可以做。我們多看看、多觀察，哪個地方緣殊勝，我們就可以在那裡做。不要太大，小小的道場，十個志同道合的，我們生活在一起，結伴十年，十年不下山。護持、護法，就是幫助我們的工作人員頂多二十個人，三十個人的小道場，維持很容易。

在現前，我們就想到養老育幼，這是中國傳統家的功能，三大功能的兩種，太重要了。我們看到老人可憐，老人走的時候，心裡面有怨氣、有不平，死了之後墮三惡道，這個學佛的人清楚。如果晚年能過得很幸福、很快樂，他來生人天，等於說是把他從三惡道真正拉到人天，這個大功德！所以這個事情要做。小孩的教育，我們現在全世界教育都犯了同樣的錯誤，就是雜亂，把學生的頭腦都攪糊塗了。所以我們就想到換一種方法，同樣的，政府規定的這些課程，我全部把你教完，但是我們教的方法、排課不一樣，我排課專，還是中國古老老祖宗的教訓，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，我就是一門。譬如小學六年級，六個年級學的語文，我一年學完，我這一年只有語文，其他的課沒有；第二年數學，六年的數學，我一年把它教完。我就用這個方法來教。教出來之後，學生頭腦清楚、專注，他的成績肯定比現在這種方法優良。這個試驗成功了，推廣的時候，可能全國學校排課就改正過來了，這是大功德！中國一改，全世界都改了，他才曉得這個方法好。

同樣的課程不可以交叉並排，譬如上午學主科，下午是娛樂的，那個沒有關係，學點中國人講的琴棋書畫，這是生活的藝術，你說那個學生多快樂！主要功課就是一門，上午語文，每天上午上三個小時，六年的課程一年完成，保證他一年寫出的文章，現在大學生寫不出來。這個我看到了，我以前還有清朝末年、民國初年小學生的模範作文，文言文寫的，以前我有十幾本，搬家搬來搬去都丟掉，現在剩兩本，放在圖文巴。確實，現在大學文學院的學生不但寫不出來，看都看不懂，他還要查字典。小學生，十一、二歲，就有那麼好的成績，為什麼？沒有別的，就是把你現在的語文，譬如十二年的語文，小學、中學十二年的，一年教會，所以他一年之後，他就有那麼好的成績。語文是所有學科的基礎，這個要先教。你十二年的數學，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，十二年數學，一年完成。所以沒有別的，課程一樣，就是改變教學方法，這裡面省很多事情，可以把倫理道德灌輸進去，再加上這種教育。這個試驗成功了就能推廣，你就救了整個世界的這些年輕的學子，你救了他們，你說，這個多有意義！

我這兩樁事情就請陸克林先生，我們第二次寫信給陸克文，他轉達去。陸克林來告訴，他說總理非常歡喜，所以我們打算十月我們見面，我們就談這個問題，他希望我們做試驗點。所以我們就打算在圖文巴建立一個老人樂園，建立一個實驗學校。實驗學校，看看是辦九年的，還是辦十二年，辦十二年就辦到高中，他畢業就可以考大學，辦這麼一個學校。學生不要多，幾十個學生，一、二百個學生就夠了，為什麼？做試驗，試驗成功了，由國家去推廣，這個很有意義。要附設一個醫療中心，這三個是配套，讓老人樂園跟學校在一起，老人天天看到小孩，他歡喜，天倫之樂；小孩天天尊敬老人，見到每個老人都會問好，都會鞠躬，這個有意義，就是生

活教育，小孩學的《弟子規》管用，他將來對老人會孝順。

我們想做這個試驗，這一次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，決定之後，我們就在澳洲辦學。這個試驗成功了，陸克文肯定會推廣，在澳洲推廣，那就是澳洲對全世界做試驗。澳洲推廣，澳洲有小學、中學、大學都用這個方法來教學，就能推廣到全世界，世界和諧的根就紮下去了。所以還是教學為先，你不重視這個東西不行。十年下來，我們如果有這麼長的時間，十年下來，十年的修養，自己成就了，那是如果我們做這個事情。同時，我們這十個人也可以教，像在圖文巴，我們自己一個小院子，我們可以到學校上課，我們上課，我們就用專門學的這一門教他，來研究這個問題。這是大事業，我們這一生到這個人間來沒有白來，以這個功德迴向求生淨土，肯定往生。

時間差不多了，好，我們今天就談到此地。謝謝！謝謝大家。